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环球瞭望

美国选举为何爱打“中国牌”

编者按：纵观美国2008年以来的总统大选和中期选举，每到选举之际，与中国相关的议题就会出现在美国选举政治舞台中心。无论民主党阵营还是共和党阵营，皆因中国议题强大的动员效果而在总统选举中屡屡打出“中国牌”。如今2016年大选在即，美国大选负面炒作中国议题的势头又起，要警惕负面炒作中国议题伤害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

□ 刁大明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具有在21世纪蓬勃发展的更好条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更好地面对来自俄罗斯、朝鲜以及伊朗等国家的传统威胁，并应对如中国这样新兴力量的崛起”，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6月13日参选后的首场造势活动中就直接提出了对华事务的重要性。在15日的竞选中，希拉里再次声称，“中国的崛起是下一届美国总统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相比之下，作为共和党众多参选人中重量级人物的杰布·布什虽然承认需要“接触”中国，因为美国“在对华交往中获得了经济利益”，但也强调中国是“威胁”。

即便如今距离2016年美国大选尚且还有不到16个月的时间，甚至要在8个月之后才有可能确定两党候选人，但中国议题却已频繁地被两党参选人提及，俨然成为了他们在选民面前展现所谓“强大领导力”的选战工具。

中国议题的强大动员效果

选举中的政策议题是那些让对政治并不熟悉的选民切实了解候选人的桥梁。这就意味着，议题一定要与选民实际利益切身相关。那么，对于并不了解国际事务、更不太熟悉中国的普通选民而言，候选人又要如何操作中国议题才能发挥有效的动员作用呢？其中的秘密在于对中国议题的定位与诠释。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一次大选和两次中期选举中，中国议题呈现出回归美国选举政治舞台中心的总体态势，其热度已超过了1990年代关于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政坛争论。据《纽约时报》报道，2010年中期选举周期中有29位两党候选人负面炒作了中国议题，其中不乏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等拥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在2012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也曾多次宣称在上任第一天就要将中国列入所谓“汇率操纵国”名单。而到了2014年中期选举周期，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甚至因妻子赵小兰的华裔身份而被抨击为对华立场软弱，背负上令美国公众失去就业机会的“骂名”。

事实上，与预算、财政、医疗、教育、治安、防务等国内公共政策议题比较而言，中国议题是一组笼统的议题集合体。在中美关系的内涵与外延如此广泛与复杂的今天，中国议题几乎可以涉及美国公共领域的方方面面。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经贸事务当然是归于经济议题范畴，台湾问题对美国政治人物而言就涉及意识形态、亚太战略以及军工利益等，而网络安全议题则是广泛地牵扯到经贸、高新科技、知识产权、非传统安全等多个重要领域的所谓“抓手”议题。中国议题的内涵之广，就为美国政治人物在选举中操作中国议题、加以动员性诠释预留了较大空间。

2008年以来，中国议题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回归，基本上被解释为是一种对“潮流”的回应，而这种“潮流”的底色就是美国经济与就业复苏缓慢、选民感受有限或微乎其微。根据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USC US-China Institute）的数据统计，2010年整个选举周期共出现了48例含有中国议题的两党竞选，其中30例为国会众议员竞选，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国会参议员和州长竞选。从议题内容看，48例中国议题竞选的基本基调高度一致，即负面攻击“中国的经济发展抢夺了美国的就业”，将美国的经济与就业窘况算在中国账上，而这种议题诠释是与当时民调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将就业视为最为关键议题的民意导向存在高度且直接的关联性。

换言之，面对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民意仍旧期待更多经济实惠的现实，候选人硬是将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诠释为“对美国经济与就业的威胁”，从而有效地动员了那些可能丝毫不了解中国但却期待美国经济转好的选民大众。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选举中的中国议题，对精英而言可能是一个外交与国际关系上的重大关切，但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一个美国国内经济与就业议题的外化与延伸。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议题在选举中的这种工具化诠释，也势必酿成了不良的政治后果。通过研究发现，在2010年涉及中国议题的30例国会众议员选举所产生的29位众议员中，有15人在新一届国会中参与了涉华议案的提出与联署，其中10人持有极端负面立场。换言之，某些议员对中国议题的炒作已经在非选举时间内呈现出“常态化”倾向。其原因有二：议员迫于选民压力，要兑现选举承诺；议员意识到了中国议题的强大动员效果，持续炒作为连任备战。

年份	总统候选人	相关中国话题
1980年	里根VS卡特	中美建交问题
1984年	里根VS蒙代尔	无
1988年	布什VS杜卡齐斯	无
1992年	克林顿VS布什	中美关系如何定位
1996年	克林顿VS多尔	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之争
2000年	小布什VS戈尔	中美“战略竞争对手”关系之争
2004年	小布什VS克里	均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分歧不大
2008年	奥巴马VS麦凯恩	中美债务问题、就业问题、双反调查
2012年	奥巴马VS罗姆尼	经济政策、是否定义中国为货币操纵国

警惕2016年大选负面炒作中国议题

从1990年代的最惠国待遇到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再到今天更为多元化的诠释，中国议题在美国竞选政治不断复杂化与多元化的变迁，凸显了中美两国各自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特别是这种变化给美国政治人物带来的不安甚至不自信。

2016年大选尚且处于预热阶段，可能上升为选战核心议题的公共政策还不明朗。但即便如此，中国议题被总统、国会议员甚至州长等其他公职参选人炒作的可能性持续走高。特别是在美国经济目前相对转好的情况下，中国议题又将被如何诠释，值得特别警惕。

一方面，希拉里在民主党阵营中的强势存在，意味着外交事务可能占据选战争议的焦点地位，其中作为希拉里重要“业绩”的亚太战略显然是重点，对华政策也就成了重中之重。在这种情况下，两党之间颇有可能纷纷展开对华示强的拉锯战。

此外，作为奥巴马执政重要遗产之一的TPP，由于直接波及美国国内劳工与产业的实际利益，因此具有极大的选战动员空间。关于TPP的争论其实就是关于美国亚太战略的争论，其中的中国因素也就不可回避。

另一方面，共和党阵营中多位茶党青睐的政治人物对中国长期持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民调位居前列的马尔科·卢比奥还曾公开撰文公然将“中国梦”称为“噩梦”。这股势力在选举中必然会攻击中国国家经验，从而捍卫美国及其价值观的世界领导地位，进而展现自身的国际视野。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奥巴马医改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历史性判决，势必激发起卢比奥等共和党内保守派在初选中的优势地位。主打意识形态的茶党候选人可能在设定选举议题和议程方面具有更大话语权，这也再度增加了中国议题保持在选举舞台中间的可能性，而且其诠释方式也是由共和党保守派设定的。

总体而言，中国议题在2016年大选周期中存在从单一的经济与就业议题转换为多内涵的功能性议题的潜在隐患。这就意味着，候选人可以直接告诉选民，中国及其发展模式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实力与世界领导地位的严重威胁，不但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挑战着美国主导的繁荣和安全，甚至直接损害着美国公民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优越感。而在美国普通公众对华了解有限的现实情况下，这种对中国议题混淆视听的炒作无疑会直接扭曲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侵蚀中美两国交往的重要民意基础，从另一个侧面加剧着两国彼此之间的互疑。

伊核协议签订后的中东地缘争夺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签订为地区消除了一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导火索，然而长久以来，中东地缘纷争激烈，现有局势的转变可能会引发新的利益冲突和权力分配。

□ 李子昕

伊核最终协议的签署给中东地区现有地缘政治局势带来了巨大挑战。地区国家和域外主要大国随着伊核协议的签署，各自影响力会有消长变化的调整。这为“后伊核时代”的中东格局增添了新的变数。

地缘政治争夺趋于复杂

伊核问题最终协议的签订无疑会引起地区国家一系列地缘政治应对行为。各国由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并不相同，应对方式也彼此差异。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逊尼派君主国，面对伊朗这一民族、教派、政体与自己均不一致的传统地区大国，担心伊朗随着制裁的解除而获得发展机遇，从而称霸西亚。以色列作为地区唯一的非伊斯兰教国家，与伊朗在宗教、巴以问题、恐怖主义等诸多方面长期激烈对抗，伊朗获得“解禁”，使以色列产生了强烈的“安全担忧”。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代表了地区国家对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的最主要反对意见，而从两国的地缘政治应对也可窥视出地区国家对于“后伊核时代”的地缘政治普遍认知和应对方案。

地区国家从政治现实角度考虑，最终都会接受伊核最终协议，但这并不代表消除了对于伊朗核能力的担忧。以色列官方甚至认为，伊朗鲁哈尼现政权比其前任内贾德更加危险，因为其对国际社会的“迷惑性”更强。同时，鉴于最高领袖在伊朗国家政治决策中的决定性地位，以色列认为伊朗针对核武计划的总体政策并不会有多少“积极改变”。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使得以色列将伊核最终协议评价为国际社会犯下的“历史性错误”。就目前的国际形势而言，尽管以色列会在言语上对伊核协议的签订产生较为强烈的抗议，但最终仍会默认、接受；而在伊核问题上的实质性“让步”，将促使以色列尝试在其他问题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展开周旋和利益交换。例如，在巴以问题和核技术发展领域，以色列将不排除以伊核协议上的立场妥协为筹码，来换取在这两个问题上更有利的谈判地位。这将给本已复杂的地区安全和政治形势带来新的挑战。

相比以色列的咄咄逼人，沙特在官方表态中的措辞则委婉得多。这样的表态虽符合其一贯的政治行为方式，但却绝不意味着其真实想法如表态般温和。自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以来，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各重大地区事务中始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伊核协议这样一个事关今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重大历史性事件，海合会却被完全排除在外。这让沙特深感受到冒犯。其近期对于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的打击，实际上便是向伊朗和美国示威，表明自己对于地区局势的重要影响力。对于沙特而言，核武威胁固然是严重的，但更让其坐卧难安的是随着伊朗影响力增强，周围包括伊朗、伊拉克政府、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一系列什叶派力量的复兴。沙特或许会接受伊核协议最终签署的结果，但与之相伴的是全面提升在各个领域与伊朗在地区影响力上的争夺。令人担忧的是，一旦这种争端掺杂进更多的教派冲突因素，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势力便有了更多趁虚而入的可能性，这为地区安全局势增加了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

伊核协议的签署，不仅使单个国家逐步改变自身固有战略选择，亦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的地区对手形成新的合作关系。由于巴以问题，沙特和以色列长期以来极端敌对；然而当伊朗威胁对两国的迫切性远超巴以问题时，两国尽管表面上依旧保持敌对状态，私下里却已经在包括对伊（朗）情报互享在内的诸多领域展开了合作。这样纵横捭阖的地缘利益争夺，使中东的政治、军事、宗教格局更加复杂化。

美国仍将主导中东局势 但挑战增多

就美国而言，其仍将长时期保有对中东最有影响力域外国家的地位；然而在对伊朗政策与维系地区军事同盟中寻求平衡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美国的中东盟友并不相信伊核最终协议会彻底去除伊朗的核武能力，而认为只是将地区的核武危机延后了几年。美国必须以强有力的地区军事震慑向其盟友表明，美国仍有能力主导地区局势，并为盟友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体系。然而这样的结果，不仅会占用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加剧美国和伊朗相互间的不信任程度。美国当下的地区战略是逐步从地区抽身，并将战略重心东移至亚太地区。再次为中东投入过多资源并不符合美国一贯的外交战略方向。面对地区盟友强烈需求和自身战略布局的矛盾，美国将势必陷入一种尴尬境地。

美国此次在伊核问题上极为积极的态度，被普遍认为是奥巴马政府试图留下外交遗产，并在国内改革乏善可陈的背景下努力以外交突破为其自身和民主党加分的结果；其盟友认为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内政治而牺牲了中东盟友的重要战略利益，因此对美国产生了极强的不满情绪。修补与盟友的政治关系成为奥巴马政府，甚至是未来美国政府面对的重要课题。美国或通过加强与盟友的定期高层访问来修补因签署伊核协定受损的同盟关系。事实上，美国与盟友关系的改善能否真的实现，很大程度上需要伊朗的配合。如果伊朗对沙特、以色列等传统敌对方的反对调门有所减弱，美国恢复其地区同盟的努力便会更为容易。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考验美伊双边互动的默契，还要受到俄罗斯和欧洲等域外大国因素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影响。就目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发言来看，伊朗不太会就这一问题与美国主动配合；而法国、俄罗斯等域外大国又与被美国“背弃”的沙特等国正谋划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机制。如此背景下，美国欲修复其与地区盟友间受损的同盟关系，难度之大，不言而喻。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签订为地区消除了一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导火索。然而长久以来，中东地缘纷争激烈，现有局势的转变可能会引发新的利益冲突和权力分配。伊核协议签订后的中东地缘争夺会更加复杂并充满不确定性。

国际政治

时　评

理性应对涉华“杂音”

□ 白　洁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公开讨论对华政策的势头明显升温。在“中国话题”热议中，美国对华强硬派声音有所抬头。美国国会接二连三地举行涉华听证会，提出涉华消极议案。部分知识精英和政客再次抛出“中美冲突论”“中美对抗论”。一些政经界人士指责奥巴马政府对华过于软弱，要求重新评估对华接触政策，对华显示更强硬姿态。

分化的涉华舆论

本轮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主要聚焦在两个层面：一是美国现行对华政策是否可持续？二是美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崛起？强硬派们质疑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是否有利于美国，继而怀疑中国发展方向和战略意图，是否会对二战后美国确立和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全球安全利益以及亚太同盟体系构成挑战。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舆论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今年以来，多家美国顶尖智库围绕“中国话题”，探讨中国内政外交和战略走向，此中不乏美国学界一些较为理性的声音。

近日，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前高级主任贝德发表了对华战略报告《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美国普林斯顿教授、前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出版了新书《中国挑战——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两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都鲜明地提出了要务实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对华关系。

理性看待大选因素

美国国内对华示强声音为何逆势上扬？直接原因还是大选惹的祸。比照以往各派选前“逢中必炒”的所谓“拉票规律”，这一次涉华舆论消极因素上升并不令人意外。

世界经济当前仍然面临下行压力，这为美国竞选炒作“中国话题”提供了温床。“中国议题”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候选人所利用，他们为了拉选票，大打与选民切身利益相关的经济、民生牌，不惜抹黑中国“抢走了美国人就业机会”。美国大选把中国当作“替罪羊”加以炒作，不仅破坏了中国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会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埋下隐患。

但对于美国大选中的“中国杂音”，也不必过分担心。短期而言，在奥巴马执政剩余任期内，美国对华政策有条件保持稳定。进入大选季后，美国政府施政能力进一步走弱，内政外交均重在管理，力求平稳，防止出现大的波动。照此思路，美国对华政策也自然是稳定当头，以落实好原有协议为主，不会出现大幅调整。

再有，当前美国外交重点是尽快达成伊核协议、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应对俄罗斯和“伊斯兰国”挑战。美国很多学者认为，对华政策在美国政治外交议程上的排位比较靠后，亦可以避免“中国话题”炒热。

从长期来看，中美两国无论在双边、地区还是国际层面，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正在不断扩大和增长。在这一大背景下，下届美国政府即便趋于强硬，也只会是策略上的调整。任何有远见的美国政府都会将对华政策置于一个重要位置。

纠结的对华心态

从深层次看，当前美国国内对华负面言论背后，有着微妙的纠结心态。

美国应对中国快速崛起的焦虑感在上升。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升，而美国自身综合实力相对下降、战略意愿和现实能力之间产生落差，因此越来越担心自身难以应对中国“挑战”。一些美国学者从国际政治现实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对领土和新疆域的权利捍卫和拓展比以往更加强硬”，主张美国必须确保在军事、经济实力上对华占有绝对优势，以维持全球主导地位。

美国的这一战略考虑已经在南海问题上付诸实践。按理说，南海争端不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也不是南海争议的当事方，本应两厢无事。但是，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升级到“2.0版”，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从幕后走到台前，口头上宣称不持立场，实际上言行日益激烈甚至做出过度反应。美国政府重要高官频频指责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增派军机抵近侦察，甚至威胁将闯上述岛礁的12海里以内海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插手南海问题，真正关心的不是几个岛屿的归属问题，而是中国是否将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和海上霸权。

同时，美国也越来越认识到：美中之间的竞争关系已经从此前单纯的经济方面扩展到各个领域，但这种竞争并不意味着两国将爆发冲突或充满敌意。相反，两国长期相处、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才能有效推动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以及热点问题的解决。

在美国对华纠结心态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同以美国为主导的既有力量之间的力量消长。

务实推进中美合作

王毅部长在今年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中美之间最重要的是进一步解决好战略互信的问题。有了真正的战略互信，相互对彼此有积极预期，大问题就可以变成小问题；而如果缺乏互信，没有问题也会制造出问题。

美国国内涉华“杂音”频现，是典型的人为因素。如果不把它当回事，任其发酵，就会演变成影响中美关系的大问题。美国相关人士应该谨言慎行，自我约束。

不畏浮云遮望眼。刚刚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成果显著，显示着中美关系在朝着扩大共识、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的方面发展。美国国内这些不和谐的“杂音”，难以阻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中国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沉着冷静应对，牢牢把握中美双方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条主线，为中美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发展传递正能量。